

ANTI书系·郝舫主编

[美] 亨利·罗林斯/著

郝 舫 等/译

by Henry Rollins

On The Road With Black Flag

上车走人

GET IN THE VAN

与黑旗摇滚在路上



文化艺术出版社

ANTI书系·郝舫主编

[美] 亨利·罗林斯/著

时颖梁昊

麦穗郝舫/译

郝舫/译校

上车走人

GET IN THE VAN

与黑旗摇滚在路上

On The Road With Black Flag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车走人:与黑旗摇滚在路上/(美)罗林斯著;
郝舫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8

(ANTI丛书,1/郝舫主编)

书名原文:Get in the Van

ISBN 7-5039-2229-X

I.上... II.①罗...②郝... III.亨利·罗林
斯—自传 IV.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8530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2-3538号

上车走人

著者 [美]亨利·罗林斯

译者 郝舫等

责任编辑 苗洪

封面设计 [图] [作] [室]

版式设计 [图] [作] [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址 www.whysbooks.com

电子邮件 whyschs@126.com

电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版次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1194毫米 1/24

印张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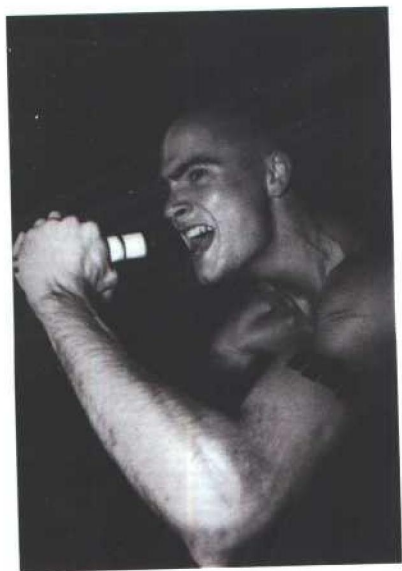
字数 260千字

印数 1-6000册

书号 ISBN 7-5039-2229-X/I·1006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Henry Rollins, 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最杰出的硬核朋克乐队之一“黑旗”(Black Flag)的主唱, 10本书的作者, 单口戏的名艺人, 有声望的配音好手, 好几部电影电视中的演员, 成功的出版人(2.13.61出版社创始人),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成为再版CD厂牌Infinite Zero的合伙人……看DVD的人, 很容易从他胳膊上的文身和20英寸粗的脖子认出他来, 听音乐口味略偏的人, 也都很难说没听过他的名字。

Henry Rollins, 活着的传奇, 地下世界未被歌颂的朋克英雄。

《上车走人》是Henry Rollins同“黑旗”一起上路的形象记录，详尽记载了他与这支当代最重要的摇滚乐队之一催人泪下的英勇历程，它全景式记录了Rollins从1981年加入乐队到1986年乐队解散期间长达6年的“尽责之旅”。这部由Rollins的巡演笔记演变而来的著作，是他用最生猛的率真坦白和锐利的幽默情怀织就的编年史，期间遍布过于热心的歌迷、好斗的警察、穷困潦倒和彻夜奔忙。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如火如荼的朋克勃发期，“黑旗”在音乐和意识形态两方面都是绝对的先锋——他们坚持了一种大多数乐队难望其项背的坚决的独立精神和行为准则。Rollins是“黑旗”的焦点并由此而成为多数歌迷崇敬或敌视的对象。在场场骚乱之中，Rollins始终留存着他的笔记，那上面记录着种种事件和他的思想。

《上车走人》敏锐而发人深省，也颇具黑色幽默本色，它是对一支界定了一个时期音乐和姿态的乐队的深入探视，一种引人入胜的探视。

目
录

译者序：上路，永不回头 / 郝舫 · 001

作者序 / 亨利·罗林斯 · 007

1981 · 009

1982 · 051

1983 · 071

1984 · 105

1985 · 187

1986 · 331

后记 / 亨利·罗林斯 · 390

附录一：说着话往前走 / 郝舫 · 392

附录二：打倒自怜 / 郝舫 · 396

译后记 / 郝舫 · 400

译者序

上路，永不回头

这个人当年在Gap的广告中一现身，就被当成了一个文化事件，歌迷纷纷退缩，就像当年他们看到老垮掉英雄 William S. Burroughs 在耐克广告中现身一样，因为从来没人敢设想这个文身斗士竟然会这样在大众面前露面，所以，有人据此认为他已经成为大叛徒；可是，更多的人还是认为他是活着的传奇和地下世界未被歌颂的朋克英雄。

是的，我也认为这个叫 Henry Rollins 的人是英雄，尽管他同上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绝大多数英雄一样，同样是反英雄、非英雄色彩十足的人；而如今的人们大多侏儒气十足，不敢承认除了骑大马、挎机枪的人之外还有什么英雄。其实标准很简单，他的决心和意志非同常人，他想的你想不到，他做的你做不到；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行动让一切变得不同。前半截你可以在这本书里看到，后半截只用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如果没有“黑旗”，如果没有 Henry Rollins，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和韧劲，就不会有硬核音乐的壮大，就不会有非主流音乐的兴起，也不会有什么 Nirvana；至少，无聊的主流商业音乐的地位会更稳固，最重要的是，大家会认为那样才正常。这个时代的所谓英雄，已经不是什么以个人力量或精英般的启蒙来推翻什么体制，而是要创造新的集体文化及思想意识，让旧的文化和思想霸权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只有一点可以确定，任何新理想和观念的诞生和成长，绝对不会由懦夫作主。

如果说“性手枪”定义了朋克，那“黑旗”便定义了硬核，他们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朋克姿态，那就是更凶猛的音乐，更顽强的工作伦理，更独立的、与美国和洛杉矶其他朋克乐队截然不同的不妥协精神。在整个摇滚史上，少有乐队能在面对那样的冲突、混乱和反对之后还能坚持下来。每个朋克都在宣称DIY精神，可是像我们在外国和中国都看到的那样，它往往变成了姿态与合唱。“黑旗”则不一样，她吸收了那种最基本的好斗、反明星和疏离色彩，从首场演出起，他们就在全世界最知名的名利场被当作窝囊废嘲笑，可是正是这种厌恶和隔绝让他们产生更多的灵感，把他们目力所及的一切都摧毁得稀巴烂。他们的“搜索并摧毁”太狠太猛，让朋克的样子也变得面目全非。

而今的Herry Rollins，已经算得上是美国媒介中最活跃的人之一，他曾经是最杰出的硬核朋克乐队“黑旗”的主唱，10本书的作者，单口秀（类似于单口相声，但Rollins赋予了很多文化含义）的名艺人，有声望的配音好手，好几部电影电视中的演员，成功的出版人（2.13.61出版社创始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成为再版CD厂牌Infinite Zero的合伙人（与Rick Rubin合伙）……看DVD的人，很容易从他胳膊上的文身和20英寸粗的脖子认出他来，听音乐口味略偏的人，也都很难说没听过他的名字。

也许应该这么说，活着的传奇或是大叛徒，恨他或是爱他，你都应该尊重他，你也轻易绕不开他。

《上车走人》是这个人最真实的自我写照，它的内容非常直接：你可以想像你这一生不为任何别的东西而活，只为得到一夜又一夜在音乐中真诚地自我表达的机会；想像把自己的灵魂投入到你唱出的每一首歌中，即使成为主流歌手的机会微乎其微；想像即使你没有钱吃饭，即使只能坐在摇摇晃晃的大车里在两场演出之间奔忙数百公里，即使俱乐部老板、穴头、警察、光头党随时会收拾你甚至揍你，你还是毫不在乎，你只为音乐而生，而且绝不妥协。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被饥饿、疼痛、性、朋克摇滚、咖啡因、苦闷和倦怠所折磨的人的心灵记录，也是对一个少有的自我放逐时代的记录。它不仅是一个极端凶猛的乐队、一个模样凶悍的歌手的编年史，也是 Rollins 生活中最让人难以承受的倍受折磨的时刻和其最辉煌时刻的记录，同时还是一类人心智和痛苦的发现史。它是一个由哈根达斯经理成为地下乐队主唱的人的奋斗史，也是一个压抑的、充满愤怒的灵魂自我寻找的光荣历程。它是一个好斗、聪明、倍感疏离的人在地下音乐还不像今天那样强大和遍地开花时的奋斗历程，也是另类文化令人恐怖和发人深省的成功/失败故事。一方面，这本书是关于生存与死亡的挣扎（Rollins 曾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克服一个朋友之死带来的巨大沮丧感，而正是那个朋友鼓励他保存在“黑旗”时期的记录，也激励他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另一方面，这本书也是 20 世纪晚期美国一系列生活的注释，在一个过着硬核朋克生涯的汉子眼里，那时既有无穷的创造性在活跃，也有各式怪物混蛋在蠕动。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朋克音乐从最初那种兄弟般的情谊开始分化，从乐队到听众都涌现出无法掩盖的肮脏一面，在唾沫乃至鲜血的洗礼中，在“黑旗”无止无休地巡演中，Rollins 经历了一夜又一夜兴奋与畏惧交织的时光。在“黑旗”的生涯里他好像把自己的笔记本当成了最好的朋友，似乎也只有这个笔记本可以把那些填满他心里的东西吐出来，让自己心灵完全清醒，让脑子保持运转，直到下一场演出。也是，除了纸和笔，还有什么可以更好地补偿挣扎与出行再出行的折磨？他学会了只睡几个小时而保持精力，将自己每天的活动都转化为一种耐力测试。他身上开始产生一种针对所有人的纯粹而真实的仇恨，这使他愈加渴望孤独，因为那是痛苦的一部分，他把这命名为安于孤独性的训练。

就像黑色喜剧一样，最坏的状况可以变成最好的娱乐。所以这本书中最棒的那些部分来自长期忍受一种极端无聊光阴时溢出的思想。摇滚乐队的巡

演通常有2/3的时间是在等待,而正是这种等待曾经让许多人陷于毒品和性乱的迷宫。但对 Rollins 而言,正是这种时光让他的心灵在离散而细节清楚的回忆中旋转翻越,他的“精神体操”时时帮助他將沮丧和压抑转变成一种充满热情的欢乐昂扬,让他得以加大已经汹涌澎湃的想像力的电压。

正是那个笔记本教会了他简明且快速地写清观点,以免丢掉那些灵光乍现的思考,而正是那些思考让这本笔记超越平庸。

不止一个人批评 Rollins 的写作风格,认为那只是一个流水账而已。可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们倒是发现这种流水账形式的自传比一般形式提供了更有趣的角度,它更诚实,当然也更残忍。Rollins 不是文学大师,这书里也只是些粗略的想法与情感,你甚至可以说此人的风格接近文盲,可是这一点也不妨碍其中生猛的能量爆发,因为那全是人生第一线的真情实感,比所有的小说散文诗歌都来得直接、凶猛、过瘾。

将 Rollins 的文字与他的歌词相比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毕竟还同时是个诗人/词作者,至少有一点可以说,在这本书里,同样可以看到与“黑旗”的歌词不相上下的愤怒,可是除此之外,可以看到歌词中少有的幽默和深沉。Rollins 的观察有时候的确很简单,无非是天气、身体、事件、心情,但有时却很深入,想描述出究竟是什么激发了他,是什么引领了它,是什么激怒了他。在某些时刻,他的确也像被释放的魔鬼,在书页上狂喷愤怒和疏离感,其矛头对准社会、对准警察、也对准所有人。他在与其他人——听众、乐队其他成员、社会闲杂人等之间不断挣扎,他对人们是正反感情并存,而且每方面都十分极端。在书中可以看出, Rollins 也有许多沮丧和消沉的时候,可是,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他绝没让自己沉溺其中,而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继续雄起。所以也正是在这本书里,可以读出 Rollins 在对别人作出最大的启示:为什么应当和如何才能过一个富于创造和堪称勇敢的生活。至少对摇滚的痴迷者而言,它足以驱散摇滚的末日审判占卜者们关于摇滚和富于创造性的天才们前途灰

暗的断言。

在美国人民全身心投入经济建设的那次高峰期里，Rollins有点像被施了催眠术，他是如此天真，也许过于天真。可是，别的人也很天真，比如，在许多美国人或中国人眼里，美国的朋克乐手也和他们那时的重金属兄弟一样过着让人馋涎的华丽生活，而这本书可以让人知道，他们的生活比之今日北京许多乐手的穷困有过之而无不及。奇怪的是，今日美国的许多摇滚青年都会怀念那些逝去的苦难、精力与心灵，因为今天即使再重的音乐，也有掩盖不住的精神苍白。秘密也许在于 Rollins 式的诚实，一种真朋克的诚实，此一诚实让他在书中对那些只会摆出朋克姿态的“朋克仔”破口大骂，此一诚实也产生自他那些基本思想和心灵剧痛，我们许多人也有过这样的感受，但很少有人认真思考或讨论。而 Rollins 学会了一种能力，可以将这种困难轻易地加以处理。

Rollins 曾说他出版此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那些从来没在乐队中呆过的人们理解音乐被阉割的经历。如同他所说，那是绝对不同于别的生活的生活，乐队和随行人员会连续几年生存在阴影之中。在书中，Rollins 也不止一次把自己比喻为外星人。就连“黑旗”的成员，也曾埋怨他暴露了太多阴暗面，但你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沉醉其中，因为即使在把目光集中于消极、混乱的方面时，他也无非是在继续实践他那令人敬重的诚实坦率，因为真朋克的原则就是宁愿把一切都撕开，而不是虚与委蛇、粉饰一切。

在见过他经历过那些事后，谁都有理由去恨人，甚至耻于为人，可是此人由此焕发了一种精神，一种在今天的娱乐圈甚至摇滚圈已经少见甚至被嘲笑的努力、敬业、创造和献身精神。我们都知道，正是这种精神把朋克和硬核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其实，有了这种人，我们也可以说，朋克不仅破坏了一种或所有传统，也创立和建设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和艺术路向。有人曾说，苦闷代表了牺牲与奉献：一种夸张的激情，一把弯至极限的弓，这正

是前卫主义所企图表现却失败了的激进文学。Rollins 这种人把那支箭射了出去，所以那种苦闷不再只是一种象征，而是成了一块路标，经过的人无不郁闷吁叹，却又无不热血沸腾。

Rollins 曾说：“我资质平平，我都能做到的你肯定也能做到。”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很难做到。当我要求他为《上车走人》的中文本写一篇序言时，他说他不懂怎么写，说要么我提几个问题他来回答，要么我自己写，因为他不知道中国读者在想些什么。其实在翻译这书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会如此回答，否则他就不是 Henry Rollins。自然，我早就准备自己写，不因为我的生活、气质和文风与他有任何相同之处，只因为他曾对中国人对这本书有兴趣表现出的莫大惊喜，也因为由于他音乐和文字的启发，我也一直有自己的话要说，也许生活让我变成了哈根达斯时期的他，但我一直仍在郁闷吁叹并热血沸腾，并随时准备上车走人。

如果说《在路上》是汽车发明以来最有名的旅行记，那《上车走人》无疑是摇滚发明以来最杰出的旅行记，这部被誉为“硬核现代经典”的杰作，已经与汤姆·沃尔夫的《电子怪人救援迷幻测试》、亨特·S.汤普森的《拉斯维加斯的恐惧与厌恶》和《在路上》一起，成为异类人士的经典，不仅因为在这些书中，行者上路的愿望与他记录一切的愿望一样强烈，更因为不管他们要逃离或奔向的是何处，他们都一样是在自由行旅、狂野穿行、绝不回头。我知道不管你我身在何处，一样不会回头。

郝 舫

2002.6

作者序

我从1981年夏天到1986年夏天乐队解散期间一直在“黑旗”乐队。我从1983年开始到结束一直在散漫地记日记。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1983年到1986年间的所有日记内容，以及关于1981和1982年的两章详细事件的记录，那时候我没有日记。我把这期间我记得的有价值的东西写下来，放在了这里面。

在这个日记里有好多内容说到“老巢”。这是个很小的工作棚，我在里面住了几年。我在那里进行了大量的写作。

我尽我可能加入了大量照片。我和乐队的几个主要摄影师联系，他们给我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除此之外我还从我的文件里选择了许多我认为能帮助我更好地讲述故事的照片。许多照片没有归属。这都是别人通过邮件或在演出的时候给我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如果你看到一张你拍摄的照片而没有署你的名字，这不是有意的冒犯。

我希望你看这本书时能获得快乐。我们从1990年开始这项工作。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地看到一个文件从我的电脑里取走。

H. Rollins

1994.6



华盛顿特区，1980年10月31日

1981年

春天：我住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一套公寓里，靠近华盛顿铁路线。那时我每天都到一家冰淇淋店去上班，我是那家店的经理，每周用40 - 60个小时在存货、雇人、裁人、盘点、赚钱等等。

那时我也在了一支乐队里，音乐上乏善可陈，乐器也是劣等货色，可是大伙还是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一个叫Mitch Parker的老兄给了我和我的朋友一盘“黑旗”的带子《神经崩溃》(*Nervous Breakdown*)，我们天天放着听。那音乐很重，磁带封面就说明了一切：一个男人靠在墙上挥舞拳头，在他面前是另一个人拿着把椅子在挡开他。我觉得自己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像那个挥拳的家伙。

“黑旗”很快就成了我最喜欢的乐队。在东海岸，他们的现场演出就像传奇故事一样流传，他们有自己的叫SST的唱片公司，从来不出烂唱片。

Ian给SST打了个电话，同“黑旗”的贝司手Chuck Dukowski聊了一会，他告诉Ian巡演马上开始，还给了他在东岸的日程，纽约和华盛顿都在日程上。我们要去看伟大的“黑旗”了！我们一群人想先到纽约去看，因为等不及他们来华盛顿，而且我们总觉得看得越多越好。

所以我们开车到了华盛顿，在“薄荷俱乐部”看他们的演出。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出现时我有多兴奋。Chuck Dukowski抱着贝司一阵猛弹穿过人群，边搞出一堆噪音边向人群大喊大叫。他们还没开始演出，大家就已经狂得不行。我想他们是以一首《我听到过它》(*I've Heard it Before*)开始的，人群开始爆炸，所有的歌都生猛利落，有一种难以置信的爆发力度，



黑旗，1981年。从左至右：Rouins, Ginn, Cadena, Robo, Dukowski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演出，就像他们想用音乐把自己分裂成碎片，那是我见过的最强烈的事情之一。他们在台上一分钟都没浪费，所有的歌之间天衣无缝，音乐的张力和演奏都极其自然，让我疑惑他们是从别的星球来的，我真想马上移居那儿。

演出完后，我们同乐队一起呆了一会儿，他们对我们很不错，这说明了很多问题，我非常敬重和喜欢他们。

几天之后，他们到了华盛顿并在“九点半俱乐部”演出。他们的演出依然精彩，整场全疯了。我更喜欢华盛顿这一场，因为他们演了两个半场，我听到了他们所有的歌。

演出结束后，他们在Ian的家里呆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记得当他们

的巡演车开走的时候，我真想自己也在上头。他们赶到某个地方、演出一番、同当地人玩上一晚，然后开始另一番冒险，这实在让我惊叹。我必须赶紧去上班了，当我下坡开始走向上班度日的地方时，我开始感到压抑。“黑旗”是些我行我素而且想为自己的生活做点什么的家伙。他们没有固定收入，过着像狗一样的生活，但他们的生活比我有血性得多。我有稳定收入，有公寓住，银行里还有存款，可是我的工作中有点不对时，就会面对别人的大喊大叫，我还必须随时随地在那儿，我每天面对的是同样的街道、同样的人们，工作占去了我醒着时的多数时间。

在同“黑旗”的一伙人相处之后，我知道世上还有许多值得一看一做的事我还从来不曾看过做过。那天晚上上班时，我感到生活中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我知道我莫名其妙地在背离它，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恐慌，我瞥见了某种让我再也不能让自己的生活狗屁不如的东西。我真但愿它没让我眼界开得太广、让我看得太清楚。它让我的生活在我面前完全展开，一样的城镇、一样的人、一样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完全被绑了起来，而且被生活击垮了。他们有血性，他们生活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人们教给我的那套所谓正确的东西。如果我听我老爹的，我就该参加海军，为国服务，坚定昂扬地在正派世界中生活。我倒不是说那一钱不值，可那真不是每个人都该有的生活。

Chuck Dukowski 给了我一盘“黑旗”未发表音乐的小样带，每天早上上班前，我都要放那盘带子，《损毁 I》(Damage I)、《警察故事》(Police Story)、《没了》(No More) 和他们版本的《路易，路易》(Louie, Louie)。我对那盘带子既爱又恨，爱它是因为调调很棒，歌词也说出了我的感受，恨它是因为我想当那个歌手，那带子上的歌手是 Dez，他很棒，可我还是想象是我在那儿唱着那些歌。

6 月份的时候，“黑旗”又来到了东岸，6 月 26 日他们在纽约的“欧文